

2005 英国布克奖获奖作品 语言大师的艺术经典

约翰·班维尔

〔爱尔兰〕

JOHN

著

BANVILLE

THE SEA

王睿 夏洛译
作家出版社

海



JOHN [爱尔兰] 约翰·班维尔
BANVILLE 著

THE SEA 海

王睿 夏洛 译
作家出版社

(京权) 图字: 01-2006-755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 / (爱尔兰) 班维尔著; 王睿, 夏洛译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 1

ISBN 978-7-5063-3876-9

I. 海… II. ①班… ②王… ③夏… III. 长篇小说 - 爱尔兰 - 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5081 号

THE SEA by JOHN BANVILLE

Copyright © 2005 by JOHN BANVILLE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ILLON AITKEN ASSOCIATES through
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06 BERTELSMANN ASIA
PUBLISHING. All rights reserved.

海

作者: (爱尔兰) 约翰·班维尔

译者: 王睿 夏洛

责任编辑: 启天 岳阳

特约编辑: 赵平 丹飞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100 千

印张: 5.75

插页: 6

版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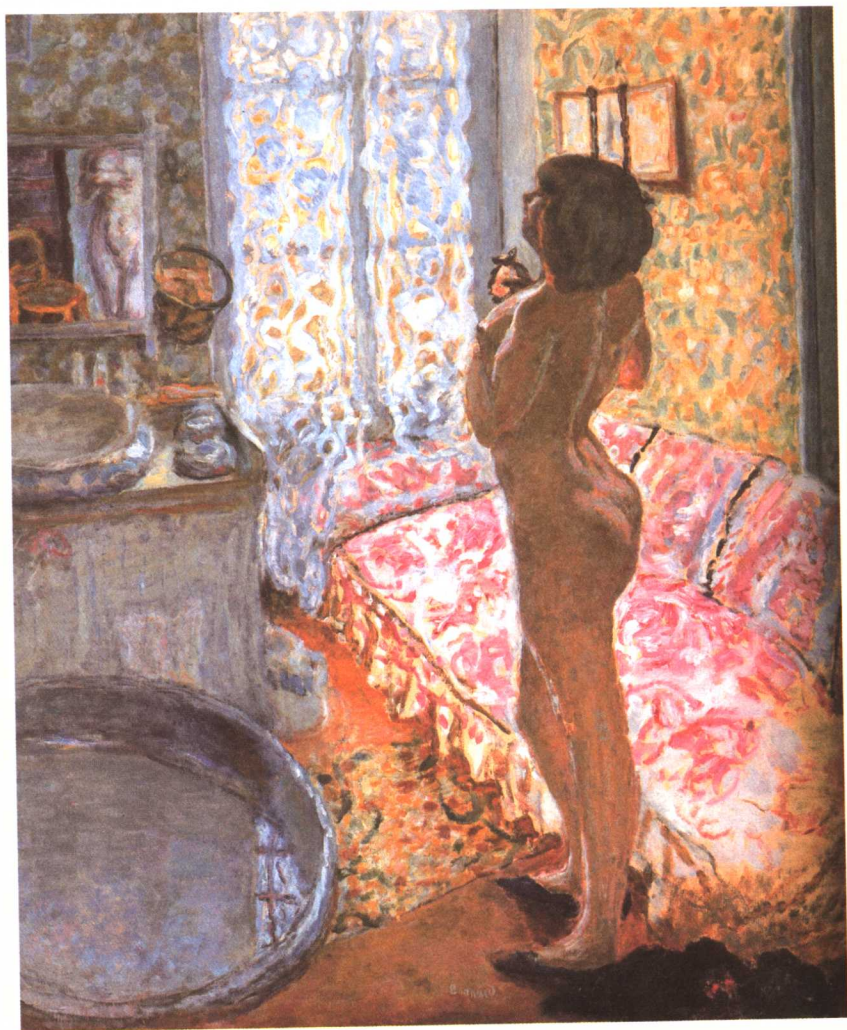
印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3876-9

定价: 2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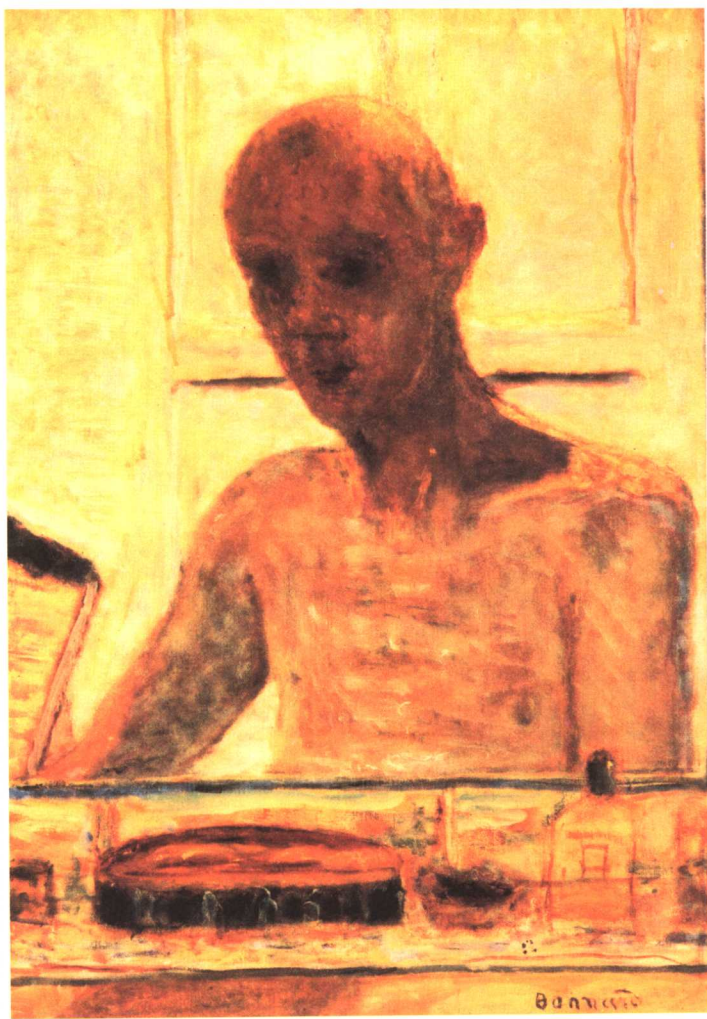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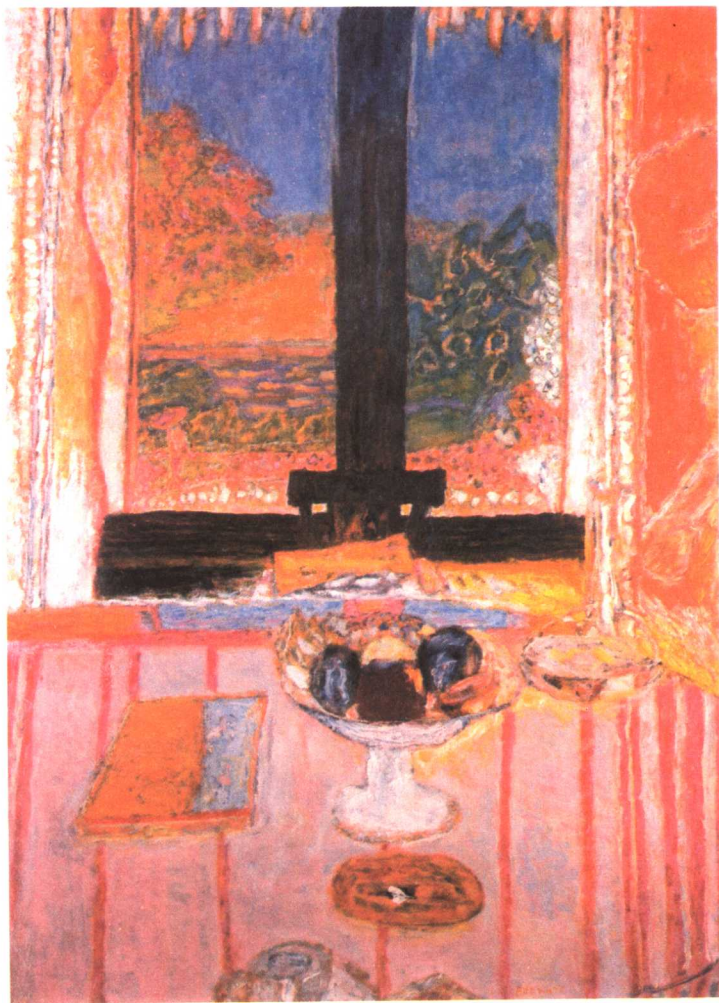
《逆光下的裸女》

博纳尔 (Bonnard, 1867 - 1947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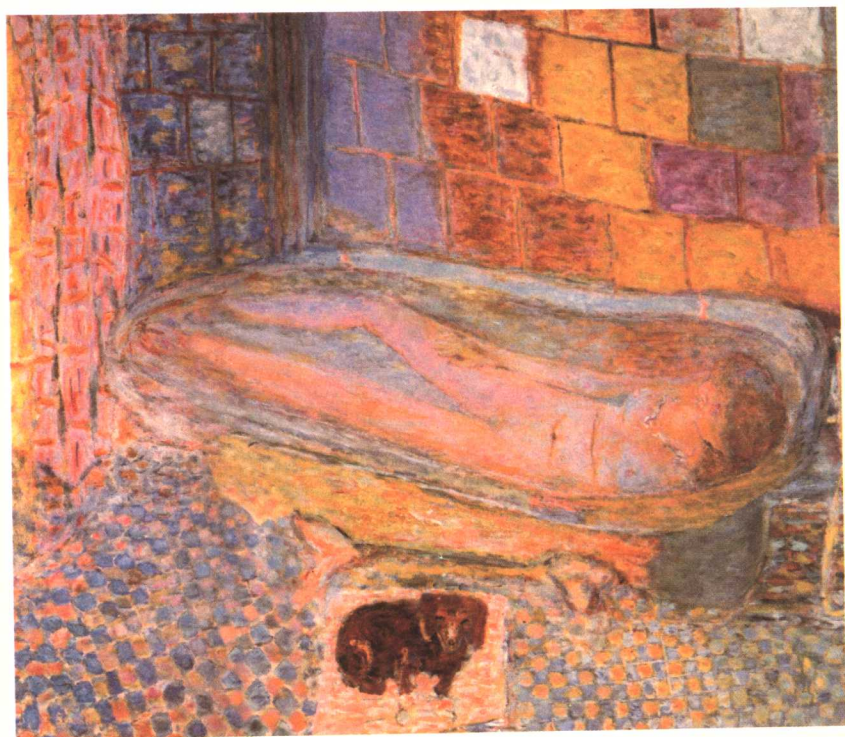
《自画像》

博纳尔 (Bonnard, 1867 - 1947)



《窗前的桌子》

博纳尔 (Bonnard, 1867 - 1947)



《浴缸里的裸女和小狗》

博纳尔 (Bonnard, 1867 - 1947)



《倒牛奶的女仆》

维米尔 (Vermeer, 1632 - 1675)



《画家的母亲》

威斯勒(Whistler, 1834 - 1903)



《梅杜萨之筏》

席里柯 (Gericault, 1791-1823)

I

涌起陌生潮汐的那日，他们——众神——离世。整个上午，乳白色的天幕下，港湾里一浪高过一浪，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浪尖逼近沙滩，舔噬着沙丘基部——你知道，除了偶或一阵小雨滋润，沙滩已是干燥经年。在我们当中任何一位能够记事之前许久，那艘货船就搁浅在港湾遥远的那端，锈蚀的船体一定以为这是它下次起航的预兆。从这天起，我再也不会游泳了。海鸟呜咽着俯冲下来，看起来情绪失控，像是承受不住，辽阔的一湾水域膨大得像一个巨大的水泡，闪着铅蓝色的邪恶的光。那一天，那些鸟看起来苍白得不可思议。海浪堆积起黄色的泡沫，沿着海岸线镶了一道金边。高高的海平面上，见不到一艘船只。我再不游泳，不了，再也不会了。

有人刚刚穿越我的坟墓。有人。

一如往常，这座房子因香杉得名。房子左面是一丛棕色的香

杉，身披刚刺，偶尔散发出一股臭气，树干梦魇般地纠缠在一起，越过一块没怎么修剪的草坪，通向一扇拱窗，那间屋子一度是起居室，不过翡妃苏小姐喜欢用房东的口吻管它叫休闲室。前门开在房子另一头，铁门背后是一块油渍沙地，铁门上的绿漆依稀可辨，只是昔日光华，如今已锈迹斑斑。打我离开此地已过去了五十余年，我惊讶地看到一切似乎都没怎么改变。我惊讶，又失望，毋宁说是惊骇，为着什么分说不清的理由，我为什么会渴望变故呢？我就这样回到记忆的夹缝之中？我想知道房子为什么会偏向一侧，一面砌着鹅卵石砾的无窗的墙，面朝大道；也许，早些时候，那时还没铁路，这条大道笔直地经过前门，走向与如今截然不同——一切皆有可能。翡妃苏小姐尽管记不起具体时间，却认定在上个世纪这儿曾是一处别墅——我是指上上个世纪，我对千禧年不甚了了——世易时移，被随意加盖增添至此。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此地如此纷乱，小房间对着大房间，窗户正对着没窗的墙，随处可见低矮的天花板。松木地板连同我的高背转椅都打上了海员的印记。我仿佛看见寒风咔哒咔哒拍打着窗棂，一位老水手在壁炉旁打瞌睡，到头来沦为一只旱鸭子。哦，让我步他后尘吧。我正在步他后尘。

多年前我曾在这儿，那是众神君临之时，香杉墅是一处避暑圣地，两星期一租或者一月一租。每年六月，一个有钱的医生和他那闹喳喳的庞大的一家子一准寓居在此——我们可不喜欢医生家闹哄哄的子女，他们尽情嘲笑我们，仗着密不透风的大门掩护，向我们扔石头——每天早晨，在他们身后会准时走出一对神秘的中年男

女，旁若无人，冷着脸，默默地遛着香肠犬，沿着站前路走向海滩。对我们来说，八月是香杉墅最美妙的月份。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来一批新房客，从英伦或欧洲大陆来的客人，某对来度蜜月的情人会成为我们侦察的对象，偶尔会有巡演剧团在乡村马口铁影院走一下午秀。然后，那一年，迎来了格雷一家。

第一眼吸引我的是他们家的汽车，就停在大门里面的沙地上。那是一辆底盘很低，车身斑驳，满是伤痕的黑色汽车，米色皮座，大大的木头方向盘磨得锃亮。封面卷角褪色的书册随手扔在后窗下面的台子上——后窗倾斜，很时髦——此外还有一张法兰西旅行图，极其陈旧。房子前门洞开，我能听见里面底楼传来声音，楼上有人光着脚跑过地板，一个女孩大笑着。我在大门边止住脚步，公然偷听。这时突然从房子里走出一个人，手里拿着一杯酒。他很矮，肥得不能再肥，只看得见他的肩膀和胸膛以及圆溜溜的大头，新剪的卷发黑得发亮，夹杂着少白头，硬邦邦的胡子也同样黑白混杂。他光着脚，敞胸穿着一件宽松的绿衬衣和卡其布短裤。他的皮肤曝晒过度，闪着古铜色的光。我注意到，他的脚背甚至都晒成了褐色；在我记忆中，大多数做父亲的衣领以下都是一片鱼肚白。他随手将酒杯——加了冰块和柠檬片的冰蓝色的杜松子酒——放在车顶上，打开副驾驶座的门，一头扎进仪表板底下翻找着什么。楼上，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那个女孩再次大笑，转而颤着嗓子惊叫——一听就知道她是装的，接着楼板上传来奔跑的脚步声。他们在玩猫捉老鼠——她，以及另一位不曾发出声响的家伙。男人直起

腰，从车顶上拿走那杯杜松子酒，“砰”地关上车门。不管他寻找的是什么，他没能找到。当他转过身子时，他的视线撞上了我的视线，他眨了眨眼。他不像大人们这时候通常做的那样，忙不迭地鞠躬，想法子讨好我。他可不，仿佛我俩有所共谋似的，他同志式地眨了眨眼，似乎此刻我们，两个陌路人，大人和小孩，心照不宣——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意义，也没什么秘密需要保守——好像颇有意味。他的眼白和蓝色的眼珠对比格外鲜明。他走进香杉墅，还没进门就说开了。“该死的，”他说，“好像……”就听不见他的声音了。我又磨蹭了一会儿，把楼上的窗户看了个遍。看不见一张脸。

这，就是我与格雷斯一家的首次照面：高处奔跑的脚步声中传来女孩的尖叫声，这儿，那个蓝眼睛男人冲我眨眼，神态愉快，亲密，又有一丝淡淡的邪恶意味。

就在刚才，我再一次沉溺于斯——从门牙吹出微弱而清冷的口哨声，近来我对此很是着迷。嘀嘟，嘀嘟，嘀嘟，像极了牙医钻牙的声音。父亲以前就是这样吹口哨的，我开始步其后尘？走廊那头的房间里，布莱顿上校在摆弄收音机。他喜欢收听下午的谈话节目，激愤的听众在节目中会打进电话，指责政客腐败、酒价和其他千年不变的话题。“朋友，”他唐突地来了这么一句，然后清了清嗓子，似乎有一些窘迫，他鼓突的眼睛有些发热，尽管我什么都没表示，他还是避开了我的视线。他躺在床上听收音机么？想要描摹他还真有点难度，他的脚趾在灰色厚羊毛袜里都不规矩，没打领

带，衬衣领口支棱着，双手抱在筋络纵横的苍老的脖子后面。走出房间他就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从头——圆锥形的头顶——到脚——那双补丁摞补丁、擦得发亮的棕色皮鞋。每周六早上，他都会让乡村理发师理一次发，左、右、后三方一圈儿剃下来，哪一方都不放过，只在头顶上留一撮坚硬的鹰冠似的毛。他那对像皮革一样有着长长裂纹的耳朵支棱着，看起来活像风干又熏制过；他的眼白也带着烟熏似的黄色。我听得出收音机里传出瓮声瓮气的谈话声，却辨不出他们都在说些什么。焐在这儿我迟早会发疯。嘀嘟，嘀嘟。

那天晚些时候——格雷一家到来那天，或者之后的那天，或者再往后的一天，我再次看见那辆黑色的车，当它蹦跳着驶过横跨铁路线的拱桥时，我一眼就认出它来。桥还在那儿，越过车站就是。是啊，物是，人非。车子开出村子，驶往小镇方向，几十里外的小镇，我不妨称它巴厘摩尔。我管小镇叫巴厘摩尔，管村子叫巴厘来斯，可笑¹？也许，可我不在乎。开车的是曾对我眨眼的胡子男人，他向后偏着头，哈哈大笑地说着什么。他身边坐着一个女人，车窗摇了下来，女人一只手肘伸出窗外，头也偏向后面，浅金色头发在风中飘舞，不过她没大笑而是微笑着，那个笑容因他而起，夹杂着怀疑与宽容，因此笑得很勉强。她穿着一件白色罩衫，戴着白色塑料框太阳镜，抽着烟。我在哪儿？潜伏在哪处有利地

¹巴厘摩尔 Ballymore，巴厘来斯 Ballyless，more 意为多，less 意为少，因此作者谓之可笑。